

我的冤家是偶像

第 1 节

“嗯……以她的八字来看，自身本命满普通的，未来很难发展出惊人的艺业，但日子还算过得平安顺遂。”算命师低头研究著小女孩的生辰八字。“我再算看看……嗯，很好！她的夫运极佳，而且属于早婚之命，只要做父母的替她慎选真命天子，这少女还未来将是嫁给富贵和名声兼具的良人，从此“妻以夫贵”，终生衣食无缺，家庭生活幸福美满。”“释迦”给“凉人”？小女孩拧起纳罕的月牙眉。她喜欢吃释迦，难道不能自己留下来，一定要送给凉人？“真的？”年轻的母亲欢心地搂紧五岁大的小女儿。“那么我女儿忌配哪些属性的男孩？”“嗯……令媛属蛇，属蛇的女子忌配虎、猴、猪三个生肖，否则夫妻情分不长，家庭多有纷争。”算命仙捻动三络银霜似的美髯。

“猪猪、猪猪，好呕心。”小女孩拧起鼻尖，仿佛已经嗅到脏猪的臭骚味。她本来就讨厌猪猪，以后才不要送“释迦”给他们呢！

“多谢大仙指点，日后我一定仔细过滤芳菲的朋友，绝对不让她被这三个生肖的臭男生追走。”年轻妈妈喜得眉开眼笑。

蓦然间 “哈哈……”嚣张的狂笑声突然自算命师的口中吼出来。“太迟了！赵芳菲，太迟了！”哗啦！算命师用力掀掉自己的脸皮。

“啊”小芳菲挣脱母亲的怀抱，不敢望向人皮面具下的恶鬼。“救命呀！救命呀！”“你给我纳命来！”恶鬼张舞著极丑无比的獠牙。

哇！小女孩猛然挣脱母亲的怀抱，没命地往前头跑出去。

“爸爸，救我！”然而，无论她使出多么强剧的力量，短短肥肥的小胖腿硬是黏在柏油路面，死也无法多迈出一步。

救人哪！她快被恶鬼抓去了。

“爸爸，妈妈！”“赵芳菲……赵芳菲……不准跑……”鬼气森森的阴叫声逐渐缩短距离。

“哇！妈妈，救我，救我！”她明明扯直了喉咙，声带却拒绝扩散出任何求援讯号。

妈妈！老爸！哇 她无助地坐下来放声大哭。

不可以回头看！妈妈教过她的。如果遇到莫名其妙的声音叫她，绝对不可以回头看。

呜……她好怕！爸爸，妈妈！

“赵芳菲，你逃不掉的！”两只冷冰冰的爪子从身后环向她的小颈子，力道渐缩紧。

不，她喘不过气来了……救命……放开她……她不行了……“我就是“猪”，赵芳菲。”一颗猪脑袋突然绕到她眼前，血盆大口褐眼珠，头上还顶著几撮闪闪发光的金毛。“无论你躲到哪里，我永远会找到你。你逃不开的，哈哈”哇

* * *

“哇”赵芳菲猛然从床上坐起来太阳穴附近垂下湿密淋漓的冷汗。

“我……我的……我的天……”她用力喘气，胸腔迫切地吸进大量新鲜空气。

太诡异了！她起码超过五年没作过类似的噩梦，为何阔别了良久的情

景会再度出现于寤寐之中？挥之不去的噩兆感弥漫著斗室，女性敏锐的第六感告诉她，她平静的生活即将兴起巨大的冲击。

不过还好！她安慰性地轻抚著胸口。那只混血洋猪仔此刻正留在好莱坞大作他的明星梦，决计不可能平空蹦出来，使她的生活更加水深火热。冲著这一项优点，生命赋与她的任何颠簸和艰辛都是可以忍受的。

“呜——”一根喷著热气的舌头忽然偷吃她的冷汗。

“赫！”赵芳菲再度弹起半公尺高。

“唔。”庞壮的黑色杂种犬发觉自己骇著了主人，有些汗颜地垂下头。哦，她的心脏快不行了！

某些文人先贤好像指示过“一日之计在于晨”、“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若真如此，她简直没有勇气下床面对接踵而来的多灾多难。

“阿浩，又是你！”旧仇新怨一古脑儿涌进她狭小的胸襟。“刚才一定是你压在我脸上，害我喘不过气来，我才会作噩梦的，对不对？我警告过你几次了，不、准、跳、上、我、的、床！只要再犯规一次让我“脏”到，你就给我吃一个月的减肥狗食。”“汪！”大黑狗扑通跳下主人的香榻。识时务者为俊犬，它恨死了淡而无味的减肥餐。

“哎呀，八点了。”迟钝的狗主人终于察觉忠狗唤醒她的原因。“为什么房子里。悄悄的？大家都还没起床吗？”“汪！”大黑狗给与主人肯定的回答。赶紧唤醒其他成员吧！本一家之主起床便意谓著它有早餐吃了。

“天哪！”赵芳菲彻底溃败。

她跳下眠床，以打破金氏世界纪录的速度套上整身装束过度的匆忙让她没有时间检查自己的外表，脚跟一转，迅速奔出房门外沿著廊道拍打山一扇经过的房门。

“快点起床了。爸，你八点半要主持里民大会：妈，你九点和客户有约。赵方祺，你再迟到一次就要被学校开除了，到时候变为全台湾第一个小学被退学的蠢蛋可别怪我没警告你！快点起床！再给你们三分钟！”房门内纷纷传出灾情惨重的呻吟声。

“怎么才刚合上眼而已，天就亮了？”芳菲才不理众家好汉的埋怨，一路直奔楼下厨房。

快呀快呀！她只剩十分钟完成早餐程序——包括吃。九点那堂课由系上出名的魔鬼女教头执鞭，即使晚进教室半分钟也会被登录为旷课。而根据老虔婆的习惯，整学期迟到三次者，死当，永不得超生！赠送欧蕾巴结也一样，CD保养品或者还有点谈判空间。而她已经两度登上记录榜。

全台湾只有她就读的这间岛大学会把体育课排在早上九点，害一帮学生死操活操得几乎吐出早餐。教务处简直有病！“喂，你们起床没有？”芳菲隔空嘶唤，手下马不停蹄地打入四颗鸡蛋，“嗤”的一声，平底锅烧出一阵焦臭。

怎么会这样？“糟糕，大家快点下来帮忙，厨房失火了！”芳菲忙不迭寻找灭火器。后门缓缓拉开，她那超级冷静早熟的小弟捧著大纸袋贤进来。

“笨，你忘记倒沙拉油了。”赵方祺以其一真的劲酷口吻批评他的笨拙。

“赵方祺，原来你已经起床了，为什么不叫醒我们？”随即，新鲜的烧饼香味从弟弟手中的牛皮纸袋透出来，赵芳菲仰头嗅了嗅空气，陶醉得不得了。“嗯……好香，那是什么？烧饼、小笼包……还有蛋饼。赵方祺，我爱你！”她马上将弟弟买来的宝物据为己有。

“快吃吧！我去叫爸妈起床。你开一罐狗罐头给阿浩吃。”赵方祺以他一贯的温吞吞步伐踱来，先关掉炉火，才慢慢离开厨房境内，清稚的脸上仍然横怖著爱理不理的扑克表情。

“汪！”阿浩好感动。全家只有小主人才会记得按时喂它。

“老小鬼！”芳菲塞了满嘴的小笼包，勉强腾出一点空间唠叨。“一天到晚带著那副要死不死的面具到处跑，哪像个十二岁的小男生？真不知你是继承哪边的血统，一点也不可爱！”偏偏这一点也不可爱的弟弟却是家里最精明能干的“大家长”，举凡烧饭、洗衣、打扫、喂狗没一样难得倒他，偶然她和爸妈弄不清楚某些家电用品的操作程序，还得不耻下问这四尺来高的小鬼头，实在有的呕的！

除了不爱上学之外，她小弟几乎零缺点。而追究起来，赵方祺讨厌上学的原因甚至不是因为他成绩太差。相反的，他们姊弟俩都是典型的读书机器，自小功课一把罩，因此她才会以十九岁的“低龄”越级就读至大学三年级。而赵方祺不愿意上学，只是因为“同样的八个小时，留在学校只能学到基础因数问题，找回家自修还可以多念点英文。”他仍然爱理不理的，解释完之后就回头钻进他英文版的伊索寓言里。

超级怪胎！跟那头“洋猪仔”一模一样……“咳！咳咳咳！”美味的小笼包突然冲进她气管里。“唔……水……唔……”阿浩幸灾乐祸地打量她脸红脖子粗的狼狈相。活该！这就是延迟喂狗的坏主人应有的惩罚。

她连忙灌下一口冰豆浆。“哦……天哪！”不妙！大大不妙，越来越强烈的紧绷感网罩著她，让她几乎喘不过气来。今早她非但在半梦半醒之间见到那尾洋猪仔，连神智清醒时也开始想到他。莫非上天正在向她打 pass，警告她今天将发生不测风云？非常有可能！每回她联想到那家伙，按著就会碰上极端噩运道的意外，可见接下来的十六个钟头她必须事事小心。

无论如何，唯有勇敢面对人生，乃为上策！

“爸妈，赵方祺，我吃饱了，先走一步，你们快下来！”她匆匆喊完，经济学”冲出后门。

“汪汪！”阿浩试图唤回不負責任的主人。

太不公平了！它的早餐呢？

* * *

当啷当啷四点整，下课钟声敲醒了一半沈睡的学子们。

“好啦！今天就讲到这里，别忘了下个礼拜同一时间举行期末考，害怕自己分数太高的同学尽管缺席没关系，那堂课不会点名的。”经济学教授终于鸣金收兵。

课总算上完了！而她也快完了！

赵芳菲把自己从课椅上提起来，浑身虚脱无力。细纤合度的身材在一百六十公分的有限高度内，婉转凹凸成绝妙的曲线。

幸好整体经济是今天的最后一堂课，否则难保自己不会因为饥荒而导致血糖过低，昏倒在教室里。

学海无涯，唯“倒”是岸。

五月底了，下个星期全校进入期末考周，佛祖的大脚丫又获得众位学子诚心拥抱的机会。希望这回向她借笔记的人数减少到二十人以下，省得到时候大家填出一模一样的答案，让教授以为他们集体作弊。

橙黄色的夕照洒向窗外浓荫，透过树叶间的缝隙与她打招呼。芳菲有

气无力地将膨密的青丝扎卷成蝶形的小髻，最后以自动铅笔固定。线条优美的头背登时暴露出来，白嫩得令整班的男同学渴望自己变成吸血鬼，可以明正言顺地扑上前轻啜一口。

“喂，快来。”死党陈洵美扭著她的腕关节往外拖。

“干嘛？”她软绵绵地任同学牵出教室门口。“你要带我去哪里？”沿路经过的男同学瞧见佳人的芳踪，纷纷打招呼。“菲菲，要走了吗？”“赵芳菲，我们今晚想去 pub 跳舞，要不要一起去？”看到这等情形，陈洵美就不得不吃味了。说也奇怪，赵芳菲的容色虽然端丽，却也沟不上校园第一把交椅的程度，偏偏男学生就爱她这副调调。

平时没事时，总看她一副侷侷懒懒、娇弱不胜力的姿态，彷彿昨晚没睡饱似的，感觉起来有说不出的女人味：然而一遇上学会事性的时候，她的精力可全来了，清脆的嗓音宏亮无比，这儿摸摸、那儿弄弄，团团飞转的俏影忙碌如蝴蝶一般，与平时的慢动作完全两样。

这女人老爱叨念她老弟不像个十二岁的可爱男生，但其他稍微与她熟稔的同学都感觉得出来，赵芳菲同学可也不像个乳臭未乾的十九岁黄毛丫头：所谓“旁观者清”便是这么回事。

“超级大消息！我告诉你，咱们影友社来了一个天王巨星，你打破脑壳地想像不到那个人是谁。”陈洵美兴冲冲地揪著她绕过荷花池，一路直奔影友社的专属教室。

“你们真的很不怕死耶。”芳菲仍然不太带劲。“今天都星期五了，期末考在即，大家还有精神邀请贵宾来社团演讲。”既然大伙儿拒绝用功，届时可别怪她不肯把笔记借给这票损友。

其实芳菲对各项社团活动向来兴致缺缺，若非陈洵美是个标准的电影迷，学期刚开始的时候硬拉著她一起入社，她也不会想到要浪费两百元的社费缴给整学期没去过两次的影友社。

“这个贵宾是社长碰巧遇上的，你也知道他老姊在经纪公司工作，常常可以抓住一些国际巨星们的私下动向。”陈洵美兴奋得连声音都发抖了，可见来人的身分非同小可。“这位外国大明星今朝前来台湾，是以私人名义入境，并不打算公开活动，因此台湾媒体大多不晓得他已经踏上本土。不过也幸好如此，否则咱们小小的一个大学社团怎么可能请得到他？昨晚社长紧急打电话给每个社员，告知我们这位特别来宾今天会来社内，叫我们一定要到场，不来会后悔，你没接到电话吗？”“没有。”此时她只对吃饭感兴趣，其他小明小星之类的人物大可闪到旁边乘不过，听陈洵美的语意，今日的来客似乎从另一块陆地飞过来的。该不会是那些远到台湾宣传、听都没听过的美国小演员吧？基本上，她虽然不晓得那家伙是何方神圣，但仍然未抱持太大的期望。

除了还没出名的小牌演员之外，社长哪可能请得到天王巨星的大驾？影友社当初成立的主旨，便是以欣赏及讨论各国电影为主，但最受社员们欢迎的依然是好莱坞的潮流影片。社方有时会安排国内电影界的导演或名演员前来专题演讲。虽然延请本土影星介绍外国作品免不了有隔靴搔痒的感觉，然而没鱼虾也好，他们总不可能当真雇请艾玛汤普森或阿诺史瓦辛格亲自参与讨论会。

两人远远接近影友社的专用教室，就看到教室外包围了起码两大圈的人团，既然乐意采“站票”的学生都如此踊跃了，想必教室内已发生激烈的

拥挤状况。

“哇塞！你看，教室快被挤爆了。”陈洵美几乎被一股狂切的热诚冲昏了脑袋。“一定是消息泄露出去，被其他社团的人知道了。走，快点，我们去占个好位子，社员应该享有优先入座的权利。”闹轰轰的喧哗声引起了过路学生的注目，不少人乾脆停下来一探究竟，使校园小径形成更严重的交通阻塞。

芳菲一睹这等阵仗，头就晕了。此刻教室里不知挤进多少颗人头，既然冷气刚坏不久，里面的空气想必是五族大副合 父织著汗味、体味、发油味、女同学残存的香水味。

澳，拜托，她不能忍受！

“陈洵美，你自己去啦！我要回家吃饭……”她觉得自己出气多、人气少，随时可能饿昏过去。

陈洵美哪用她那么多，硬揪著她的白玉柔夷，攻占社团大本营。

“对不起，借过借过，影友社正牌社员来了。”两人厚著脸皮挤到前头，硬是逼迫男生们让出博爱座给老弱妇孺，终于顺利抢到第一排正中央的好风水。

芳菲茫然地环顾了一圈。在正常情形下，这间教室可以容纳五十个学生，如今却坐进两倍以上的人口，还不包括水泥墙外侧的。

究竟是何方神圣具有如此惊人的魅力？举目望去，丝毫不见特别来宾的大名。由于时间急迫，美工来不及制作海报，而白板笔又没水了，临近期末考时期，服务组也没想到向学校总务组领取新笔，所以白黑板上也空荡著一阵荒芜，恰似她的胃。呜……空胃好难受。她要吃饭，她要喝酸辣汤，她要吃赵方祺亲手包的猪肉水饺。

她的耳中回荡著一片煽煽声，无法凝聚起涣散的精力聆听大伙儿兴奋的耳语。

劈哩啦啦的拍掌声随著社长的出现而加剧。

“谢谢，谢谢各位社员。”爱现的社长终于在千呼万唤之下现身。“非常感谢各位社员和别社同学的垂爱，在这个期末考时节仍然不畏艰难、千里迢迢地集合在影友社教室，欣赏本社最后一次的专题演讲”“嘘！嘘！”一时之间，指责声四起。“不要废话了，赶快请主角出来。”“耶！耶！”陈洵美抡起拳头拚命鼓噪吆喝。

呵……好咽！芳菲张口打了个呵欠，能源不足的缘故。

“既然如此，我就不多话了，请大家一起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好莱坞电影票房常胜军、美国当红性格巨星、声势直逼阿诺和金凯瑞的超级大帅哥、身价一千八百万的国际影星”社长昂旧的嗓音越到末了越加高亢。

哪来这么多头衔？芳菲萎顿在椅子上，眼皮呈半睁半合状态。

赵方祺，我想念你……的宫保鸡丁、韭菜水饺、红烧牛肉面、还有柠檬汁。家人会不会不等她先把好菜吃光光？“Mr.RickGilbert(瑞克·吉尔柏)。”“耶！”哄隆隆的热情畅喊震动了整座平静的校园。连树梢间停歇的乌鸦也差点跌下枝头。

“Ricky！Ricky！Ricky！”规律的欢呼一声声催促著主角尽快现身。“哇”女同学量眩的尖叫频率几乎震破窗玻璃。

Ricky！

一盆北极寒泉当著芳菲的脑门淋下来，霎时间冻得她全身发抖，四肢

无力，神智也当场震得一清二楚。

应该是同名同姓而已，她拚命告诉自己。正牌的瑞克·吉尔柏的身价上千万美金，怎么可能屈就在台湾一间小小公立大学的影友社里演讲？镇定！千万要镇定，不要乱了阵脚。一定是哪个不识相的洋鬼子冒充那个杀千刀的 Ricky 缓缓地，白黑板右侧连接社团办公室的心门，往内侧拉开，一道高硕优雅的身影踩著轻跃的步伐踏上讲台。

一时之间，偌大的教室安静下来，数百个学生齐齐屏住气息，眼也不眨地直欣赏著国际巨星的风采。

瑞克·吉尔柏挺直了八尺二寸的身高，折合公制是一百八十五公分，头顶几乎碰到白板上端的日光灯管。深褐色的眼瞳永远绽著明亮的笑意，配合左颊深陷的单边酒窝，仿佛是个天生适合畅笑的男人。而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镇定气息又不至于让人感觉他稚气或不够稳重，相反的，比他实际的二十六岁年龄圆融许多。

曾有杂志报导形容过，瑞克·吉尔柏是全世界女性最渴望拥有的情人，同侪心中最优秀的知交朋友，以及弟妹们梦想中的大哥哥 最后一点评论曾经让芳菲耻笑了三天三夜。

而，此时此刻，她发觉自己完全笑不出来。

唉，这不是真的。芳菲绝望地瘫在椅子上喘息。上天绝不会如此惩罚她的。

地做错了什么？一定是上回帮赵方祺制作科学玩具时不够尽心尽力，因此老天蓄意惩处她的缺乏手足之情。对，一定是。

老天，求求你将这个痞子变回美国去，大亨他流行乐巨星的浮著生活，再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吧！“Hi, guys! (大家好。)”天生适合蛊惑影迷的嗓子传进众路学生的耳膜，有如音乐般令人神往。

“哗” 尖叫声再度掩盖过世界上其他声音。

真的是他！

芳菲的下巴无助地掉下来，他头上的那一蓬金发与她噩梦中的颜色一模一样，刺眼得让人受不了。

她的娇躯浮起密密的鸡皮疙瘩，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全身机能。怎么办？“里肌肉”发现她了吗？她开始四处寻找逃生的管道。

或许……或许他还没有看见她。没错，现在的人数太多，他怎么可能注意得到自己？即使她坐在正中央，即使她身处于第一排，即使他的眼光低垂十度角就能和她面面相觑，但他当然有可能“触目”得忽略了她。这家伙从小就少根筋的！

赶快溜！她命令自己。

务必在他发现自己之前偷溜……“菲菲！”太迟了，笑眯眯的洋鬼子忽然咬著标准的国语字音，直勾勾冲著她咧嘴。

“他会说中文！”另一项震撼在人群间散布开来。

“而且说得很标准耶！”“慢著，瑞克认识赵芳菲！”出乎意料之外的发展攥住每个人的神经末梢。

简直出乎全世界歌迷的料想之外！好莱坞影坛的超级巨星竟然认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台湾女大学生。这其中究竟有什么内幕？“嘘，大家不要吵！”拥挤的教室再度恢复寂静，每个人静心等待接下来的后续发展。

瑞克跳下议台，一个大跨步就蹦到她跟前，一把将她横搂进怀里。“澳，

菲菲，我就知道可以在这里见到你。我好想念你，还有伯父伯母。” 区区一六〇的芳菲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更何况她早已失去与他拚斗的力气。

“里……肌……肉，是你？”她颤巍巍地轻唤，眼神开始发直。

“没错，正是在下。”瑞克大方地赏她一记颊吻。

“哇！”女同学们又妒又羨。

“里肌肉……”芳菲虚弱地重复一次。

她在作梦！一定是的。她并没有被里肌肉打横抱在怀里，也没有被他偷亲，她甚至没来影友社参加这劳啥子的专题演讲，一切都是梦境。

只要她闭眼睡去，明早再度醒来时一切已经恢复原状。没错！

咕咚！经济系美女当场昏倒在国际巨星的怀中。

* * *

“哇——”赵芳菲猛然从床上坐起，惊魂甫定的冷汗悄悄滑下太阳穴。

“我……我的……我的天……”她用力吞吐，吸取高单位的新鲜空气。

噩梦，她作噩梦了。

她低头审视自己的装束。柔软舒适的棉布睡衣黏在她湿答答的玉肌，不过睡衣既然穿在身上，就表示她尚未起床，因此刚才鲜明的点点滴滴无疑是梦境。

她几近虚脱地松懈下来。

“唔——”阿浩湿热热的舌头帮她洗脸。

“噢，阿浩……”她连忙搂住大狗狗的脖子，疲惫的俏脸埋进它的软毛里。“阿浩，真高兴看到你……”阿浩登时受宠若惊。它私闯主人的香闺非但没有受到谴责，反而获得热烈的欢迎，一时之间无法相信自己的好运气。

芳菲的俏脸仍然埋在爱犬的背部。“你知道吗？姊姊刚作了一个好可怕的噩梦“嗨，你醒了？”噩梦中的声音活生生出现在耳际。“已经七点半了，伯父伯母叫你起床吃晚饭。”“哇！”她飞快钻回被窝里。

如果只是噩梦，为何她在现实生活中会听见他的声音？“我还没醒过来，我一定还没醒过来。”芳菲拚命喃喃自语。咚咚！某人敲了敲被窝。

“有人在这家吗？”带笑的嗓音催紧了她的神经。

她发誓自己非常清醒。

“方祺！赵——方——祺！赵——”她扯直了喉咙求救。

“我在这里。”不痛不痒的稚音就杵在她床畔。“你睡够了没有，大家都在等你吃饭。”“有……有鬼……快去叫爸爸来！”她蒙在棉被里吓得泪眼汪汪。

“嘿，菲菲，你在叫我吗？”和蔼可亲的赵爸爸探进一颗脑袋。“赶快起床，祺祺今晚第一次试做珍珠丸子，很好吃哦！”“她刚刚才睡醒，有起床气。”瑞克咋了咋舌头。

他是真的，并非出于她的幻想！芳菲几乎被以上认知惊出两缸冷汗。

“快点，再不起床就被你老爸偷吃光了。”急脾气的赵妈妈旋风似地台进来。

“阿……阿浩。”她无助地向爱犬求援。虽然平常自己并未特别善待阿浩，不过真正的忠犬决计不会与主人计较的，对不对？“汪汪！”阿浩决定声援其他主人，因为它也饿丫。

噢，不行，再闷下去她会缺氧。

芳菲头昏脑胀地掀开被单。

“来，我扶你下床。”瑞克好心巴结她。

“啊！”地弹跳起来，一个箭步冲向门口的老爹：“别让这个人接近我三公尺远，求求你们，把这串里肌肉挂摆得离我越远越好。”瑞克又好气又好笑。

“嘿，我们起码要共同生活三个月，你不觉得应该建立和平相处的共识吗？”他企图以最无辜的眼神争取同情票。七年不见，这丫头居然远视他如蛇蝎，实在太伤他的心了。

芳菲甚至连正眼也拒绝瞄他一下。

“爸，何谓‘与我们共同生活三个月’？他在开玩笑，对吧？”她问得心惊胆战赵爸爸的好好先生胸襟又发作了。“不对，瑞克和他妈妈搬离咱们社区起码七年，难得今夏回国度假时与咱们重逢，我们当然应该一尽地主之谊呀！好歹你们也算青梅竹马……”“你疯了，谁跟他青梅竹马！”芳菲打死不认帐。“妈，你还记得吧！算命仙说过我和属猪的人八字不合，我和他根本无法居处在相同的屋檐下。”“那个算命仙胡说八道啦！”赵妈妈洒脱地挥了挥手。“他不也说你这辈子没什么惊人艺业吗？那你跳级读到大三应该怎么说？”“那不一样呀！你们忘了他小时候最喜欢欺负我？”她控诉道。

“嘿，菲菲，你该不会把那些陈年旧事记牢了足足七年吧？”瑞克撇著嘴巴。千万不能笑出来，否则一切前功尽弃。

“你——”她甫才吐出一个字，立刻把牙关咬紧。无论如何不能和这痞子说话，如此一来命运之神或许会误以为他们俩真的很陌生，轨不会议噩运降临在她的头上。“妈，爸，不管，反正我誓死反对他搬进来。这家伙年收入起码上千万美金。即使连住一个月的凯悦总统套房也没问题，何必屈就于咱们家里窄小的客房三个月耶！开玩笑，她才不要连续倒楣三个月。而且同学已经发现她和国际巨星瑞克·吉尔柏是旧识，如果再让他住进家里，接下来赵宅还有宁日吗？“赌吧！”家庭的主要仲裁人发言了。

“赌？”“唔？”四双眼睛对准赵方祺。

“你们俩到地下室赛一局撞球。老姊若赢了，瑞克必须走人：反之就让他搬进来住，谁都不准有怨言。”赵方祺一脸天下无难事的安静神态，彷彿万事皆难不倒他。

“才不呢！这是我家。我当然有权决定是否要让外人住进来，干嘛和他赌？”她的脚丫子顿了顿地板，强调自己的主权性。自何时起，主人连选择客人的权利也丧失了？“随便你。不赌者，视同放弃。”赵方祺丝毫不为所动。

芳菲气得牙痒痒。这个忘恩负义的老小鬼！

好吧！赌就赌，谁怕谁？虽然她并不了解里肌肉的撞球技术如何，但她的球技可是高杆爸爸一手调教出来的，目前为止所向被靡，唯有师父和师弟赵方祺稍微有点拚头，其他不自量力的挑战者只有甘拜下风的分。

“里肌肉，你敢不敢……呢，小弟，你问问看里肌肉有没有胆子下场比一周？”她拒绝直接与他交谈，以免引来无可避免的祸事。

“Sure！”瑞克永远挂著灿烂的笑容。

“好，大伙儿下楼吧！早死早超生。”赵方祺统率著自己人马，浩浩荡荡迈向地下一楼的娱乐间。

这票家人越来越复杂难搞了，看来他这个“一家之主”日后可得多多照看著，省得又起纠纷。

“汪！”阿浩哀怨地跟在小主人后头，担任他忠心耿耿的左右护法。它好饿，不晓得还要等多久才有晚餐可吃。

第 2 节

赵家地下室占地四十坪，与每一楼的单层表面等长等宽。良好的空调设备将阴森森的湿气送诸地表，还给主人们一个可资利用的空间。赵家的视听房间、撞球间和杂物室尽皆规划在地下室内，平时作为家人的休闲娱乐场所。以四口之家住进这地上两层、地下一层的透天洋房，其实稍嫌空旷了点，但他们一家人崇拜大空间，因此住起来格外痛快。

赵家所在的社区系由六年前的“空间社区”改建而成。当时社区内的住户与建筑公司合资，将眷村形态的旧式社区翻修成现代化的都会公寓，两栋十二层高的电梯大厦替社区增添了鲜明的文明气息，而其他自资翻建的住户则选择以较为人性化的透天厝洋房做为定居的地所。赵家老爸老妈便是独间独栋的爱护者之一。

当新兴的“空间社区”整合完毕，居民们有鉴于新屋就该有新气象，因此会同了算笔划、合风水的大仙，偕力为社区选定一个融合了吉祥、好转、好记、平安、团结、爱国、遵守交通规则、小孩回家帮忙洗碗……诸多优点，同时既“新潮”又“流行”的好名字——“光明新村”！

阿拉保佑，简直挫毙了。她宁可换回原来的“空间社区”也好过现在的“光明新村”。

冲著这个笨名字她姊弟俩差点就要求老爸老妈迁离大本营。

但，事过境迁也好，起码新鲜景物可以让她脱离童年的梦魇！那个最喜欢欺负她的里肌肉。

昔日的里肌肉原名叫做“余瑞克”，小名“Ricky”，直译为“李奇”或“里肌肉”，不过当然只有她使用后面的译名。余妈妈具有二分之一的法国血统，两瑞克的生父则是纯种的美国人，因此他体内具备的东方血统只剩四分之一，在外观上除了眼珠的颜色稍深之外，金发、白肤、身材高的他看起来就像个百分之百的外国仔。母子俩是空间社区的资深住户。

芳菲永远记得这个长她七岁的洋鬼子曾经如何对待自己。

从她五岁开始，十二岁的瑞克就展现他邪恶的本质，比如说：在牛奶里泡进半包盐巴骗她喝，还恐吓她如果没有全喝完，雷公会打出闪电劈死浪费食物的小孩；或者抓一堆蜘蛛、蟑螂吓得她口吐白沫；直到她年纪稍长进入小学就读，这个念高中的痞子更变本加厉地虐待她，若非蓄意扯痛她的辫子，就是把她辛辛苦苦写好的生字本撕下来摺纸飞机。

若是大伙儿以为里肌肉尽管自己爱欺负她，却不许其他小毛头找她麻烦，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偶尔他心情烦、没空理睬她时，居然还会指定几名小鬼们代为完成“每日一捉弄”的神圣恶行，整得她嗷哇乱叫。

她印象最深的一次是，里肌肉假意求和，把她骗到社区内绘声绘影的鬼屋，并且将她反锁在里面。三个小时后，当大人们找到她时，小女生已经吓得神智不清，足足在医院里住了三天才稳定下来，事后又历经了一个多月的收惊伏妖，而这痞子装模作样的，事发当时还眼巴巴跟著大人们一起搜寻

她，其后又呼天抢地的，直骂自己该死、行事太过粗心，才会“误”将小妹妹忘置在废屋里。大人们发觉他的“诚心”可悯，当然不好再苛责他大多！

鬼屋意外带给芳菲一项终生影响——她再也不敢单独待在屋舍里，即使自己家宅也一样。

总而言之，区区“恶作剧”，三个字已不足以形容里肌肉的劣行劣迹，里肌肉就是天生的坏胚子，她简直憎恨他入骨！

悲惨的童年，在小弟满二岁那年才有改善，当时赵方祺学会了拿起小竹棒追打欺负姊姊的坏蛋，从此她的人生才开始增添一点色彩，并且将赵方祺视为英雄偶像，至死崇拜到底。

她十二岁那年，余妈妈终于和远在美国的丈夫复和，决定带著儿子飞过去一家团圆，当时芳菲差点激动得哭出来。每家大人都以为她舍不得里肌肉，毕竟他们俩从小“玩”到大，感情亲密得不得了。只有她才晓得自己是如释重负，生命终于出现曙光。

分离之后的七年，她断断续续获知里肌肉的消息，都是报章杂志上得来的。据说认祖归宗的瑞克·吉尔柏大学期间在餐馆里端盘子赚取外快，半年之后被上门用餐的星探发掘。从此踏入璀璨奢华的好莱坞界梦工厂。

“里肌肉那身瘦不拉叽的排骨居然还能拍动作片，简直是大大的笑话。当时她嗤之以鼻，搞不懂美国人的眼睛出了什么毛病，竟然喜欢看一个中文比英文母语流利的家伙拿著机关枪杀人放火。”“你们看著吧！他红不起来的。”“女人的记恨心真可怕。”赵方祺埋在倪匡科幻小说里，随口撂下一句评论。

结果，人家出道不到两年就走红了，当场破坏了她的愿望。

“哼！红了又如何？以他那一滴滴实力撑不了第二个两年的。”她呸！

哈哈，结果人家不仅超过第二、第三个两年的关卡，还一路炙手可热到现在，片酬从初出道的一百万美金狂飙到一千八百万，据说明年有个赚钱太多没地方花的制作人打算开两千万美金的高价请他演警察，这八成是全世界薪水最高的警员了。

“这回你还有什么评语？”赵方祺斜睨著她。

“他……他……”赵大姑娘终于词穷。“总之他一定不会快乐的！”从此她拒绝谈论任何与里肌肉有关的话题。反正这家伙的盛衰与她八竿子打不著边，只要别出现在她眼前就好。

孰料，七年后，上天竟连这个小小的愿望也不让他如意，天理何在呀？不管，今天非赶走这个八字与她相克的大瘟神不可。

“澳！”瑞克打偏了一球。

“换手。”赵方祺空出一只眼看球赛，右眼则沈醉于“笑傲江湖”的剧情中。

目前比数四十比零，由于里肌肉率先开球，因此他暂时领先。

芳菲研究了一下台面的状况，嘴角当下擒著浅浅的冷笑。简单！她三分钟就可以洗台，这场球局她赢走了。

亲爱的父亲大人，为你调教出来的好女儿欢呼吧！

她俐落地敲进一颗红色的基球，转身走到右侧对角。

“二号球，底袋。”pose 摆稳，迷蒙的美眸此时漾著精光，神准地盯住自己的标的物，出杆——“这些年来我和赵伯父、赵伯母一直保持联络。”瑞克选择在紧要关头和她闲聊。

“澳！”她的杆头滑掉，七号球只滚出三十公分远。“不公平，他故意干扰我的注意力！”“我哪有？”瑞克非常无辜。

芳菲严正谴责对手的劣行。“犯规，他犯规！”“你又没有规定比赛途中不可以说话。”他也反驳得理直气壮。“伯父伯母，裁判，你们说对不对？”“嗯，有道理。”赵氏夫妇拚命点头。

“换手。”裁判做出裁定。

老天，这三个活宝到底有没有搞懂谁才是他们的血亲家人？芳菲独自气得牙痒痒的。

“换我啦！不高兴的话，你也可以在我打球的时候开讲啊！”瑞克吹著口哨下开玩笑，她才不要和他交谈。

“爸妈，你们怎么没有告诉我里肌肉和你们保持联系？”她觉得自己被背叛了，原来过去七年里肌肉暗中存在於她的生活圈内，而她竟不察。

“你又没问。”赵妈妈耸了耸肩。“而且情况应该很明显哪！若非瑞克和我们保持联系，他怎么会晓得你读哪间大学，参加哪个社团？为了带给你一个惊喜，他特地交代我们居中安排在回国第一天到你的社团演讲，结果你果然去听了，我们就知道你是有心人。”开什么玩笑？原来老妈老爸是共谋。

“假如我事先知道他就是超级贵宾，说什么也不会去社团自投罗网。”即使撇开这家伙害她在众目睽睽之下晕倒的糗事甬说，以后上学还不晓得要应付多少同学们的无聊问题呢！

倒楣！

“哎呀！”瑞克的球杆偏了两栖，没进。

“换手。”裁判乾脆把两只眼全藏在书页后面。

目前台面上红球剩下七颗，她必须将剩余的分数全拿到手，才能险胜他几分。

虽然这家伙手段卑劣，不过球技还算过得去。

她迅速清掉剩余的七颗红球，红黑交杂的球数替自己挣得五十六分的进帐。目前为止搞怪大师迟迟未使出扰视听的招数，她稍稍降低了警戒。

“六号球，腰袋。”芳菲走到左侧方，杆尖瞄准橘色的六号球。

出击！

“菲菲，这些年来我一直很想念你！”瑞克正经八百地告诉她。

“哇——”芳菲用力过猛，橘色球弹跳出台桌，重重打在阿浩的天灵盖。

“该！该！该……”阿浩惨嚎，夹著尾巴躲到小主人身边寻求慰藉。

“阿浩，切记远离别人的战场。”赵方祺随便垂下一只手拍抚大狗，整张脸仍旧被武侠小说掩盖。

多么深富哲理的训示！赵爸爸拭掉眼角感动的泪水。

“里肌肉，你太卑——”她及时煞住一切指责。不行，绝不能与他直接交谈。

“赵方祺，你再不约束另一位选手的言行，我可和你没完没了。”“来不及了。”瑞克得意洋洋地就定位。“赵小妞，我赢走了。”芳菲眼睁睁看著对头将六颗分数球撞进球袋里，脸色消退为惨白色。

“你才不会赢呢！那颗黄球不会进的，不会进、不会进、不会……进了！不，褐色球一定会拒绝助纣为虐……不进、不进、不进、不……又进了！啊不要再打了，住手，你给我停下来”诶啷！最后一颗橘色球笔直滚向右侧底袋，入洞。

瑞克·吉尔柏大获全胜。

“好耶，瑞克小子好厉害！”赵爸爸大声为男性同胞喝采。

“你有病呀！”赵妈妈敲他一记响头。“输的人是咱们女儿耶！好歹也得说完一句“女儿我同情你”，再替客人欢呼。”她转向落败者。“女儿，我同情你，不过瑞克比你更棒！”芳菲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她……她输了，居然败在自己最引以为傲的撞球台上。

澳，不，她无颜以对江东父老。

“不公平……”她跌坐在地上哀鸣。

“好啦，大家回一楼吃晚餐，饭后我们替瑞克空出二楼的客房。”赵妈妈快快乐乐地登上阶梯。家里多了一个大明星房客，下回召开社区妈妈联欢会时她就可以拿出来炫耀了，哈哈，真爽快！

“伯母，接下来的日子要麻烦你了。对了，菲菲从小就有作噩梦的毛病，我希望能住在她隔壁。”瑞克笑眯眯地随同赵氏夫妇踏进阶梯。

“里肌肉，你想住我隔壁，除非我死。”芳菲抬起头来大吼。她会作噩梦还不是因为他阴魂不敬！

慢著！她直接和他说话了。上帝保佑她！芳菲拚命在胸前画十字架。

老天爷开开眼，千万则让任何乖舛的祸事降临在她身上。她愿意扬弃自己信奉的天主教，每天烧香拜佛，虔心祝祷。“老姊，永远不要和意志坚定的男人争斗。”赵方祺捧著“笑傲江湖”经过姊姊身旁，传达著语重深长的谕示。

居然连赵方祺也站在痞子那一国。她最后的一盏希望之灯霎时熄灭。

虽说人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不为。但她从来没有立志过要做大事呀！凭什么该承受这些？***

“赵芳菲，你认识瑞克·吉尔柏啊？”“赵芳菲，听说瑞克·吉尔柏和你很熟？”“学妹，你可不可以替我向他要签名照？”“菲菲，人不够意思了吧！认识你两年了，从没听你提起过Ricky是你的朋友？”“赵芳菲……”“住口、住口、住口！”考完第二堂的宏观经济，她的精神状态已接近歇斯底理。“别再让我听见瑞克·吉尔柏的名字，我和他一点关系也没有。”如果任何人再让她听见里肌肉的名字，她保证立刻跳进荷花池淹死自己。而溺死自己之前，她曾先掐毙那位烦恼的制造源。

“嘿，你先听我说嘛！”轮到陈洵美上阵。“你都不晓得，当我们眼睁睁看著瑞克·吉尔柏搂抱著你……”瑞克·吉尔柏！她又听见这个名字了。

“闭嘴，我不要听，我不要听。”芳菲夺教室之门而逃。

决定了，她要诚守誓言，跳进荷花池里淹死自己！

“喂，菲菲，我话还没说完……”陈洵美遥送著同学狂奔离去的背影，登时目瞪口呆。

“哇塞，跑得这么快？这是我所认识的赵芳菲吗？那个一百公尺跑二十八秒，成天娇佣懒散的赵芳菲？荷花池，我来了！”

芳菲绕过两栋校舍，直奔图书馆右侧的小池塘。

过去四十八个小时是她最最痛苦的岁月。在这个风雨飘摇的周末里，敌人以鲸吞蚕食的手法入侵她的生活圈，博取她家人的欢心，造成她的精神几欲崩溃，甚至甬能静下心来温书。

为了躲避同学们一箩筐的逼问，她狠下心将上星期六最后一次的考前

复习课翘掉了，孰料星期一的期末考首日，大伙儿仍然不肯忘怀上周五发生的小插曲。

她快被逼疯了。今儿个连考两门专业科目，难道其他人不觉得紧张吗？为何以住围在她身畔要求考前大猜题的同学，这回虽然照常围过来，谈话的主题却移焦到一串“里肌肉”身上？这票吃喝玩乐样样通的同学，平时影视新闻比她更精通，严格归究起来，应该是她反头向他们询问明星讯息才对吧？大家未免本末倒置了。

在家不得安宁，到校避难时还得忍受旁人的闲言闲语，她到底招谁惹谁来著？急奔的脚步堪堪煞停在荷花池边，她气喘吁吁，狂跑得几欲虚脱。“好……好累。”齐排的柳树环绕著池畔而种植，垂曳的枝叶乘风而舞，款摆成浅翠色的自然帘幕，一亭中国古典造形的小凉阁便建筑在绿柳白絮与荷花池之间，恍如盈受著青枝绿水的拥抱，又提供了适当的隐密性。

芳菲抹著冷汗，拖著疲惫的步伐蹶向侧边的小宫亭。

她当然不会真的跳下水池，毕竟为了一串里肌肉而殉身，委实物超值，她干嘛眼巴巴送死，让观者痛、仇者快？十一点半了，多数学生若非上餐厅吃饭，便是尚未从考场争战下来，因此亭台里只有她这名闲杂人士。毛躁了整个上午，总算让她觅得一处安详的极乐之地。

只要五分钟的安宁就好！她心疲神竭地祝祷，她要求的不多，只要给她五分钟的宁静，她愿意以全世界交换。

“嗨！”瑞克愉悦的招呼声从天而降。

“上帝！”芳菲惊跳起来，她的耳洞已经开始制造幻听了。

“嘿，我就知道能在这里找到你。”他轻跃的脚步踏上小亭台阶。

雷朋太阳眼镜遮掩了他上半部的俊颜，引人注目的金发则藏匿在棒球帽里，除了他过人的身高容易引起路人瞩目之外，整体造形算得上“朴素”了。虽然如此，他举止间自动流泄出来的尊贵风范仍然有别于其他凡夫俗子。芳菲不得不说句公道话，里肌肉确实适合进入电影圈，承受众人的景慕和爱戴。

一如往常，她的心跳开始以不规则的速度狂跳。四下无人，谁晓得里肌肉又打算如何欺侮她。

“汪。”赵家狗腿子阿浩尾随在超级巨星身后，肩胛骨背著小主人为它制作的专用背包，姿态神气活现的。

大狗浓黑色的皮毛泛映著油光水滑的亮泽度，一望而知是受到主人细心的照料，典型的好命狗一只！

叛徒！走狗！居然和我的敌人同进同出，以后别想我会再疼你。芳菲含愠瞪视它。

“你还真是阴魂不敬。”她连躲到学校来，他的魔爪也触手可及，功力实在太高深了！

赵方祺告诉我你喜欢坐在荷花池附近看书，再加上阿浩神准的嗅觉，要找到你的下脚之处满简单的。”仅剩他们俩独处时，瑞克的反应就比较稳正一些，既没多扯一些虚浮的闲话，惯常笑例的嘴也收敛成浅浅的弧线。

这家伙诡异得很，在旁人面前老是摆出一种表象，私下迎对她的时候却露出截然相异的神气，就是这种微妙的转变让她起鸡皮疙瘩。自幼年开始她就觉得他是个百分之百的双面人，而全世界只有自己看出他的真面目，也因此里肌肉才会格外喜欢欺负她，以对她敏锐的观察力进行报复。

没错！一定是这个原因。瑞克·吉尔柏天生适合当个两面间谍。

“你光临敝校，有何贵干？”她尽量缩躲在离他最远的端点。

“替你送便当呀！”他眨巴著清纯无辜的长睫毛。她讨厌睫毛比女人更长的男人。

“赵方祺亲手制作了两个爱心便当，托我送过来给你止饥，顺便和你一起野餐。他说你一旦专心读书时，往往沈迷得连饭也忘记吃，因此吩咐我一定要盯著你吃完，才算大功告成。”他保留了一点小秘密。小鬼头答应，只要他圆满完成使命就送他一叠芳菲过去七年的生活照，以兹缅怀。

“赵方祺又翘课回家做饭？”她暂时撇开仇意。“你也真是的，干嘛不赶他回学校呢？他继续旷课下去就要被退学了。”“安啦！国小教育是九年国民义务的基础部分，那位鸟校长没种退他学的。”他吹了声口哨，换来追著蝴蝶跑的忠实走狗。“阿浩，come on！”阿浩背著包包来到新偶像面前，任他扯开拉链，取出两个超大便当盒。

“这么多？我哪里吃得完。”她光用看的就饱了。“你的食物要分给阿浩一半。”“汪。”阿浩快乐地迎向她，狗眼中充满期待。

芳菲拒绝和趋炎附势之辈共食，尤其它还是一只四脚畜牲。

“看我心情如何再决定要不要分你几日。”报应！她轻蔑地瞄叛徒一眼，迳自打开便当盒盖，开始啃著香喷喷的炸排骨。“里肌肉，你究竟回台湾做什么？”她不相信他只是单纯地回来度假，论起休闲娱乐，全世界有超过两千处胜地比台湾舒适百倍。

瑞克低头，一声不吭地吃著闷饭，彷彿在考虑怎样的答案才能表示他的真心。

“寻根。”他终于开口。

“寻根！”芳菲忍俊不禁差点被满口的青江菜呛坏了喉咙。“别开玩笑，你的根源来自美国，也归于那块大陆，即使真要寻根也该往老家的地窖里挖掘呀！”寻根？亏他想得出来。

“你不会懂的。”瑞克摇首，英挺的脸孔刻划著罕见的严肃正经。“你从小生长在同一处土地，体内流动著同一系血脉，口中说著同一种语言，你不会了解半途被人连根拔起，移种在陌生土壤的孤独感。”芳菲头一遭见到瑞克卸下嬉笑怒骂的面具，以毫不矫饰的口吻与她交谈。坦白说，这种感觉挺不错的，彷彿自己在他眼中终于升格为平等的个体。

“可是，我觉得你适应得很好呀！很多人甚至无法达到你成就的十分之一。”她的口气也平和下来。

其实瑞克说得有道理，比起自小出生在异国的华裔子女，他的情况确实辛苦多了，光就语言、生活习惯这两项，他使必须多化一倍以上的时间来适应全然陌生的环境。更甯提初出国门的头几年，他可能交不到多少朋友，而父系的亲友又比陌生人好不了多少。当她拚命憎恨他的同时，他正在努力和生活的搏斗……思及此，她开始感到百分之一的惭愧。

“有的时候我会产生角色混淆，弄不清自己究竟是美国人或者中国人。我的护照、外型、血源告诉我：‘瑞克·吉尔柏，你是个如假包换的美国佬。’但我的生活习惯、喜好、以及人生观却给我另一个相异的答案。‘余瑞克，你是个纯正的中国人，只是不小心误装在金发白肤的包装里。’”他垂下头，无奈地戳弄著少了一角的排骨。

“我想……你面临的心理冲突可能亦是其他移民者共有的体验吧！”起码

这家伙不忘本，还懂得记取培育他十九年的东方土地，从前她一竿子打翻他的优点，似乎有点矫枉过正了。

芳菲愧疚心升高到百分之五十。

“我和妈咪定居美国已经七年了，仍然无法忘怀太平洋上的这颗小番薯。只要找脑筋一静下来，旧日的情景、儿时的同伴，还有你都会一一浮现在我的脑海。我忽然发现，生命中曾经收受过、最真诚友善的感情全被我留置在台湾，无法打包带走，尤其经历过电影圈的现实生态，更让我怀念你们的纯良。”他无力地笑了笑。

瑞克必然会加倍想念她，芳菲倒不意外听见这一点，因为全世界只怕再也找不出像她如此好欺负的软脚虾。

然而，他也才二十六岁而已，对于尔虞我诈的娱乐圈当然会产生水土不服的现象。比起劳勃瑞福、杰克尼可逊那些老滑头，他充其量算个生嫩的心萝卜头，当大伙儿齐声为他喝采时，或许他正躲在暗处叹息。天下影迷们只见光鲜霓裳，哪闻暗夜悲鸣？她的同情心高涨到百分之八十。

“……别想太多，反正你已经回到台湾，应该开心一点嘛！”她调调地慰问。多年死仇忽然转变成谈心的朋友，芳菲一时之间不太习惯，连安慰词也说得蹙手蹙脚。

“回到台湾又如何？“旧人”并不欢迎我。”他既难受又难堪。

“不是的！”芳菲连忙为自己辩驳。“谁教你少年时期对我恶声恶气，所以找的印象仍然停留在童年阶段也怪不得嘛……其实我平常待人一向很友善的，亲朋好友都知道，不信的话你去问我同学。今天这一席话帮助我了解不少你的苦楚，说真的，只要你保证痛改前非——我是说，别再重复你少年时犯下的恶行，我也承诺以最公平的态度回报你，我们可以尽弃前嫌，重新发展出和平友善的朋友关系”“菲菲。”瑞克平静地阻断她的长篇大论。“什么？”她的高论发表得正起兴。“你今年几岁？”他天外飞来一个疑问。“快满二十了。”干嘛？“为何一个双十年华的大女生仍然如此好骗呢？”“啊？”她尚未搞懂发生了什么事。

“我的意思是，”他一字一句地开导她，眼光烁亮得可疑。“为何你永远学不乖，旁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即使面对宿敌也一样？”“……”芳菲不搭腔：心里有点明白了。

“你真的相信那堆寻根的废话？”“你晓不晓得，我……我必须多么努力……”他的嘴角开始发抖。“才能，才能克制自己把笑声……咽回去……哇哈哈”肆无忌惮的轰笑声全面溃堤。

这丫头简直生嫩又好吃，委实是二十一世纪的大奇迹！

哈哈！

“里肌肉！”她一掌拍在石桌上。“你欺人太甚。”而她居然会对这种痞子滥用同情心，简直猪油蒙了心、眼睛被蛤仔肉糊到。

“我——我没有办法——你那副天真蠢相——我实在忍不住——哈哈——罪魁祸首犹自恬不知耻地辱笑。

“你……你……”她气得浑身发抖。“我再也不要和你说话了！”俏影飞快转离私密的小凉亭。

只要再和他交谈一句，她甘愿被天打雷霹，从此消失于人间！

“嘿，菲菲，等一下，肚量不要这么小嘛！”瑞克涎着脸皮扯住她。“我只不过和你开个玩笑。”“汪！汪汪！”阿浩咬著猪骨头追上来。苦命哟！

连一顿饭也不能好好吃完。

“这个玩笑一点也不好笑。”芳菲用力甩开肘弯的苍蝇手。“你从小就喜欢把快乐建筑在我的痛苦上，完全不考虑我的感受，成年之后仍然狗改不了吃屎！”“呜汪！”阿浩抗议。它从不喜欢吃屎。

“我哪有。”瑞克索性奔到她面前，倒退著走路。“应该说是你太缺乏幽默感了，一点点小事就能记恨个七、八年。”“小事？你居然称那些劣行为小事？”摧毁她童年的噩梦沦到他口中却以“小事”两字做总结，她无法相信！“你很清楚自己的能耐，瑞克·吉尔柏啥事都做得出来，独独不做小事！”“谢谢。”他弯身一鞠躬。

猪！她险险被这家伙气晕过去。

“离我还一点！”“哇，是Ricky耶！”远远的，两位眼尖的女学生瞄他们的争执，立刻辨识出男方的身分。“Ricky！”“什么？Ricky在哪里？”惊喜的声浪如潮流般，一阵阵涌向大后方。

芳菲的眼角侦查到一堆黑压压的人头朝他们涌过来。

此刻她和里肌肉已绕到荷花池的另一例，正对著图书馆大门温书。毕的学子刚从图书馆步出来，准备寻觅一天之中的第二顿餐，天时、地利、人和口配得恰恰好。

看？骚动又发生了。

“你和我天生相克，此乃命运注定不可违，我真是疯了才会试图与你交朋友。”她转身离开暴乱现场。

“Ricky！”可惜，彻退行动稍微慢了一步，人潮如狼似虎地冲刷过来，转瞬间在她面前形成一堵人墙。

她发觉自己沦陷在相当尴尬的境地，前有十万追兵埋伏，后有万丈荷花渊，一不小心就会跌成落汤鸡，或者殒落在铁骑的践踏下。

无所说，任何艰困都无法劝阻自己远离魔王的决心。她努力排开身前的狂浪，用劲挤向图书馆的方向。

双拳难敌四手，弱小的个橙户压根儿无法穿过这群疯狂的影迷雄兵，顺利抵达目的地。

阿浩呢？它应该出面救主才对。

“汪？”那只英勇的忠狗此主人滑溜多了，早八百年前已经远离群众，遥坐在图书馆的台阶上继续啃排骨。

看她回家不修理它才怪！

“菲菲。”瑞克身陷人群之中，企图对她伸出援手。

芳菲宁可被挤成人乾，也不愿承敌人的情。

既然直行不可为，绕过群众总可以吧！她小心翼翼瞄准落脚处，在湖畔和人群外围寻求立足点。

也好教里肌肉明白，现实生活与动作片可有相当伟大的差距，柔弱女子毋须倚靠大男人，也能凭靠自己的棉力排除万难，更何况这个“万难”还是人男人声名太盛引起的。

“喂，不要挤我！”一个大一女生突然受到推挤，跟抢地跌出人堆外。

“啊，等一下……”芳菲惊恐地发现她撞向自己的前进轨道。“别靠过来……我警告你……别接近我……啊！”落水典礼开始。

哗啦，重物落水的响音暂时停止了众位影迷的推挤。

“谁呀？”“体育馆不是有游泳池吗？要游泳的话，那里的水比较乾淨。”